

风土人情

冠小百家宴

◇释然



“百名社长总编看柳州”活动走进三江侗族自治县,我们眼前出现的不仅仅是5月的青山绿水,更是一个风情袅袅的世界。侗家的鼓楼、吊脚楼掩映在绿树之中,风雨桥屹立在江河之上,侗嫂侗妹的头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叮咚作响,更给一个个侗寨平添了几分韵味。那生态的自然,生态的人文,处处是新鲜的物象,处处是美的景观。大概是应了人们常说的审美疲劳的缘故,渐渐地,大家的脚步迈得不是那么利索,总想停在哪里歇息一番。导游看出了端倪,有些神秘地说道:“现在,我们去吃百家宴。”老总们为之一振,品尝百家宴竟然成了大家的精神力量。

百家宴源于报恩情结,是侗家人待客的最高礼遇。相传,古时候一个侗寨遭到洪魔袭击,稻田被淹没,房屋被冲塌,眼看侗寨的人要被洪魔吞噬。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,一位英雄从天而降,斩断了洪魔的脊梁。为了表示对英雄的敬意,家家户户都想请英雄到家中吃饭。可英雄第二天就要离去,怎么办呢?一个聪慧的侗家姑娘想出了好办法,每家做几道拿手好菜,全寨人聚在一齐款待英雄。以后,侗寨每逢来了贵客或遇到喜事、重要节日,大家都这样聚会,并且起了一个大气的名字“百家宴”。后来,人们对百家宴逐渐赋予了吉祥的文化意义,挂在嘴边的是,“吃百家宴,纳百家福,成百样事,享百年寿”。而且在侗家人的心目中,糯米饭最香,甜米酒最醇,腌酸菜最可口,酒歌最好听,宴席上最欢腾。在百家宴上,侗族人是最欢快最有幸福感的时候。所以,充满活力的百家宴一直延续至今。尤其是和旅游文化密切结合以后,百家宴更显示出了文化的感染力。

我只是在资料上看到过百家宴的照片,那规模宏大的宴席令我心动,令我神往。刚才,导游的话又把我的心动和神往搅了起来。我多么想早早品尝百家宴,喝到百家酒,更想和侗家人一起无拘无束地欢腾,一起自由自在地感受幸福。

到了寨子里,一座高台出现在眼前。高台约有数十个台阶,宽宽的台阶两侧是侗家人住的吊脚楼。再往上看,一座鼓楼巍然屹立,对面是戏台,两侧是风雨看台,四面围成了一个宽敞的鼓楼坪。这些建筑,都是黑瓦、原木,造型奇特、精致,一派肃穆,几分神圣。台阶的两侧依次站着奇装异服的侗哥侗叔,手捧着芦笙,吹奏着欢快悦耳的迎宾曲。往下看时,最下面站着三排侗嫂侗妹。怎么还扯起一根长长的竹竿,挡住了去路?细看时,个个侗嫂侗妹满面春风,用微笑看着我们。我想,拦路肯定不是敌意,可是……导游慌忙走上前去,解释说,这叫拦路敬酒对歌。饮了酒,对了歌,方能进门。我想,这应该是侗家人原始的迎宾礼仪,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特别的真诚,特别的情意。

百家宴还没有见到,就已经吃出了侗家文化。百家宴,有味道。一到鼓楼坪,便闻到了缕缕清香,不用问这应该是招待客人的油茶味道。油茶能提神醒脑,帮助消化,是侗家人喜欢的日常饮品。喜庆之日,或者祭祀活动,必有米酒油茶待客。刚刚在鼓楼坪站定,一杯杯冒着热气的油茶,已经把清纯的香气飘进了我们的心里。大家端着油茶,立马感到了一种轻松,便各自在看台上坐下。我一边品味着油茶,一边思索着,什么时候开始百家宴呢?

忽然,侗哥侗叔们手捧着芦笙,侗妹侗嫂们抱着地筒笙涌向鼓楼坪,芦笙舞开始了。悠扬的芦笙乐曲伴奏着侗族舞蹈,立刻让侗寨沸腾了。尤其是侗妹侗嫂们吹奏的地筒,乐音浑厚、悠长、激越,犹如从远古飘来的天籁之音,犹如心灵的泉水洒向尊贵的客人。接着便是对歌。我只觉得咿咿呀呀地悦耳,不懂得歌曲的意思,询问旁边的侗家大叔,才知道了几句:“三江美呀美三江,油茶美酒香四方。呀嘢耶,呀嘢耶……”他又告诉我,侗族人信奉的是“饭养身,歌养心”。歌舞成了侗族人日常生活的内容,成了他们情感的寄托,精神的食粮。

夜色从远天降了下来,侗家人一起忙碌,转眼间已经把餐桌和板凳摆满了鼓楼坪。他们从精致的竹编食盒里取出菜肴,摆上了青花瓷酒杯。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,终于该吃百家宴了。是啊,拦路敬酒对歌,到列队迎宾,到敬献油茶,再到歌舞表演,这么隆重地推出百家宴,定会让大家吃一个心花怒放。

主宾相对入座。一声呼喊之后,只听一片“咿——耶——”声,大家举着酒杯站了起来。我听不懂那一声呼喊,感觉到是让大家都干杯的意思。这一杯酒干罢,主人们便忙不迭地向各自的客人敬酒。我看着主人比我年长,不等他敬第二杯,我便开始向他们一家敬酒了。然后我问他:“像这样的百家宴,屯里一个月能有几次?”他说:“不一定,大概有七八次吧。”我想也好,如果每天都是如此规模的旅游考察团,那还不把侗家人忙坏吗?“那么,你们屯里平时也吃百家宴吗?”“吃,每年九月九、六月六都吃。”九月九是重阳节、敬老节,这一天吃百家宴有意义。“可是,六月六为什么吃百家宴呢?”我问道。男主人很高兴地答道:“六月六是我们的尝新节。大家刚收获了新稻米,为了庆祝丰收,这一天家家煮成新米饭,杀鸡宰鸭,开田捕鱼,一起吃百家宴。”侗家人吃百家宴把生活吃得欢腾,吃得吉祥,吃得有了诸多的文化意义。

客人们陆陆续续站了起来,手拿着筷子到各家的餐桌上品尝。主人们热情地向大家推介菜品,因为谁家的菜受客人们欢迎,那家主人就显得有面子,心里就十分高兴。几十桌啊,我不想漏掉一家,我想沾沾每家侗族朋友的福气。正在我饶有兴趣地品尝时,突然,一个侗嫂揪住了我的耳朵,几个侗嫂侗妹“咿——耶——”地喊着,举着酒杯往我嘴里灌酒。一位总编怕我不理解,忙解释说,这是侗家人特殊的敬酒方式。面对着如此激情的场面,我高兴到了极点。几十年来我吃过无数宴席,哪有如此的激情感受?我顺从地让她们把酒灌进肚里,实实在在地享受了侗家人的激情敬酒。可有的总编大概是酒量的问题,总想躲避她们。这些侗嫂侗妹们却不手软,直直地追着敬酒,把热闹的局面又掀起一波一波的热浪。

来到又一家餐桌前,看到男主人继续要求客人给他敬酒。大概是他年纪大了,几位总编没有动弹。我看到男主人有些不高兴,便上前搭讪道:“您高寿?”“八十了,这里数我年龄最长。”说话时,老先生脸上飞扬着红润的神采。“老人家,晚辈敬你一杯酒。”说着,我给他浅浅地倒上米酒。他显然高兴了,嘴里嘟囔道:“倒满,倒满。”

我觉得,他是在用心招待这些不认识的客人,我被这位侗家老人感动了。这里不仅仅山青,不仅仅水秀,更美的还是侗家人的心灵。这时,我心间没有了繁华与喧嚣,也没有了虚无和寂寥,有的只是侗家人浓得化不开的乡情。

我想知道这个电子的名字,可一时找不到导游,便问一位侗嫂。“guan qiao。”“哪个 guan?”“关灯的关。”哦,这个电子叫关桥。可是到了住地,我在资料上看到了是“冠小百家宴”。原来我把“冠军的冠”听成了“关灯的关”,把“小”听成了“桥”。

这个小插曲又让我兴奋了一阵。我不由自主地走出房间,向冠小屯望去,只看到:繁星下,行走的是白云;月光里,不动的是青山。

名家新作

歪字爷的婚事

◇任金义

几辈子没踩过学堂的门,爹偏偏给他起名叫“字”。字七八岁的时候,夏天在屋檐下睡觉,被“胡同子风”吹歪了嘴。一说话,嘴就往一边歪,笑的时候,歪得更厉害,大伙就给他起个外号,叫歪字。

在村里,歪字辈分长,出了娘胎就被尊称为爷。娘死得早,歪字爷刚满十五岁,爹就托村里的烂眼子瞎罐儿给他说他媳妇。第一次相亲,瞎罐儿教他相亲秘诀,“远看头,近看脚,不远近看腰窝”。可歪字爷脸皮儿薄,刚瞅见姑娘的影,就恨不能把头扎到裤裆里。

女方是十三里庙村的闺女,颇有姿色,婚姻高不成低不就。她在相亲方面,那是吃罢豆叶吃桑叶——“老轴(油)子”啦。那年月,男女订婚,首先看出身,所以一见面,姑娘就问歪字爷:“你家啥成分?”

歪字爷说:“俺家用箩头盛粪。”姑娘知道歪字爷理解错了,又问:“啥农?”意思是说,是贫农,雇农,还是中农?

歪字爷说:“没歇。”

“没农?”姑娘一愣。

歪字爷说:“不长疮哪来的脓。”

姑娘“吞儿”笑了。

歪字爷抬起头,看见一张花朵般的脸,就莫名其妙地跟着笑。这一笑,腌萝卜不放盐,坏菜了。姑娘一看见他那张快要笑到耳朵门上的嘴,圆脸立马变成了长脸,一口气跑到媒人跟前,骂烂眼子瞎罐儿,“瞎瞎心也瞎”。

瞎罐儿也不是实瞎,对着太阳光,也能瞅清蚂蚱从哪头放屁。一听姑娘骂他跟瞎心也瞎,气得有火没处发,一脚踢在歪字爷裆里,骂道:“吃货,我要是再给你说媳妇,我就不是人。”

歪字爷相亲不成,还落下笑柄,尤其是他那两句名言,“箩头盛粪”和“不长疮哪来的脓”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经典笑话。

这笑话越传越广,方圆十几里,妇孺皆知。就为这,再加上一张歪嘴,歪字爷三十多岁还是童男子。

歪字爷的爹叫荒,村里人都喊他老荒爷。老荒爷见儿子娶妻无望,自家这条血脉要断,愁得夜里睡不着觉,整天用手捂着跟帮子喊牙疼。

老荒爷终于病倒了,吃药打针都不见轻。入了腊月,喝了三勺腊八粥后,就汤水不进了。一连十几天,有出气没进气,可就是不闭眼。

歪字爷跪在床前说:“爹,你还有啥放心不下哩?”

猛然间,老荒爷两眼瞪得像鱼尿泡,“字,不能断根哪。”

歪字爷攥住爹的手说:“爹,你放心,我就是耍个儿,也要把咱家的香火续下去。”

老荒爷这才驾鹤西去。

办完爹的丧事,歪字爷就去找烂眼子瞎罐儿,让他帮自己娶个儿子。

瞎罐儿整天外出说媒,周围十里八村,谁家的灶火门朝哪他都一清二楚,当时就问歪字爷,要个多大岁数的?

歪字爷说:“月子孩不好养,最好要个大几岁的。”

瞎罐儿说:“行,碰见巧的,我给你领回来一个。”这一次,歪字爷因为要儿子,又闹出一个更经典的笑话。

一天夜里,瞎罐儿醉醺醺地从外村吃罢媒人宴席回来,路过村西的高毫公路时,见路沟里躺着个半大“孩子”,摸摸鼻息还有气,就歪字爷背回了家。

歪字爷以为孩子被冻僵了,也没顾上细看,就急忙抱到床上,蒙上被子去暖。床跟前,又拢上一堆劈柴火。天快亮的时候,床上有了动静。歪字爷掀开被角,用油灯一照,咦?瞎罐儿背回来的,竟是个白胡子老头。这老头又瘦又小,缩成一团,活像个撞见恶狗的刺猬。

瞎罐儿狠狠地照自己脸上扇了几巴掌:“咳!都怪我眼瞎,眼瞎!这样吧,我还把他扔到公路沟里去。”

歪字爷眼一瞪:“瞎扯个啥,救人一命,胜造七级浮屠。甭管是儿是爹,既然背回来啦,就不能再坏那个良心。”

第二天,村里人都到歪字爷家看热闹,有的说,是瞎罐儿喝多了酒,也有人说是瞎罐儿故意搞的恶作剧。

歪字爷把大伙的议论当成耳旁风,吃罢早饭,就用架子车拉着老头去公社卫生院看病。回来时,还在食品站割了二斤肥猪肉。听歪字爷说,这老头姓石,是山东曹县人,去安徽亳县闺女家走亲戚。在商丘城里小隅首排队买烧饼时,钱被偷了。没钱吃饭和住店,石老汉只好空着肚子沿着公路朝亳县走,寒冬腊月又冷又饿,一头栽到了公路沟里。

过了半个月,石老汉的身体康复了,歪字爷扛着半袋子发面馍,一直送他到二十里外的坞墙集。

村里人都说歪字爷傻,可谁也想不到,傻人会有傻福。

两年后的一天,村里来了个二十五六岁的小媳妇,胳膊上挎个毛蓝布包袱,一进村,就打听歪字爷的住处。

这小媳妇长得十分俊俏,唇红齿白,一笑,左腮上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。

村里人问她与歪字爷啥亲戚?

小媳妇脸一红:“俺叫石榴,是爹让俺来哩。”

原来,这小媳妇就是石老汉的闺女。

到了歪字爷家,歪字爷问:“你爹呢?”

石榴说:“死啦。”

歪字爷说:“你找俺有啥事?”

石榴说:“你救过爹的命,爹让俺嫁给你。”

歪字爷一愣:“你没男人?”

石榴眼圈一红:“也死啦。”

半年前,石榴的丈夫用自行车驮着岳父去亳县城里看病,被一辆大货车撞了。石榴的丈夫当场毙命,石榴的多被撞成重伤,送进了医院。临断气,他告诉石榴,歪字是个好男人。

歪字爷交了桃花运。当天晚上,没贴喜字,没放鞭炮,石榴和歪字爷就住在了一起。十个月后,石榴真的给歪字爷生下来一个白胖大小子,取名留根。

烂眼子瞎罐儿后悔得要死,他说:“早知这样,我把那石老汉背俺家多好。”



雷山风情(国画) 盛伟作



怒江惊涛泣忠魂(国画) 盛伟作

岁月随想

夏日黄昏

◇李昊洋

黄昏是夏日中让人喜爱的时刻。太阳落下,白天的燥热已经散去,空气夹着太阳的余热和习习清风,掠过人的发梢,抚摸着人的脸颊,此刻,黄昏是那么美丽。

我们学校有一座三百多米高的山丘——文秀山。黄昏时,我踩着波浪形的小径拾级而上,穿过遍布树木的野花小道,踏着青石板,途经八角亭,我来到了平坦开阔的山顶,在山顶上环视四周。文秀山坐北朝南,面向学校的后花园,余脉东接学生公寓,西抵睢阳书院。登山的路很多,一条东西路贯通余脉,两条侧路沿石阶直达山顶。侧路较

陡,但却可望山顶;东路曲折绵长,景色多变。有一条通向山顶的小径幽深绵长,两侧的树木顺势而上,在路的上方搭起一座绿色的“天桥”,枝叶如织,一束阳光透过交叉的缝隙照射下来映在人的身上。

站在山顶上极目远眺,文秀山虽没有泰山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大气,但有自己温婉秀丽的气质。山下的夏梦湖水波光潋,泛起点点涟漪。湖边的行人也在享受这黄昏的美好,老人们在散步,青年们在交谈,孩子们在不远处嬉闹。一个中年人在陪着不远处老人,一条老人在湖边散步,中年人像是老人的儿子,中年人时不时地注

视着老人,老人走得很慢,青年人跟在老人左右侧,目光停留在老人佝偻的背上。岁月在老人的容颜上刻下了太多的沧桑。尼采说:“人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,少年是骆驼,中年是狮子,老年是绵羊”。当父母从狮子走向绵羊,我们却在从骆驼走向狮子,父母年迈时,我们该承担起狮子的角色。黄昏虽是一天结束的标志,但不是悲伤的代名词,黄昏的到来也是第二天黎明的呼唤,我们应该把每一个黄昏看作生命的前奏,把每一个黎明看作生命的开始,让每一个时刻都能为自己的心灵留下一点痕迹。

那书,不赠也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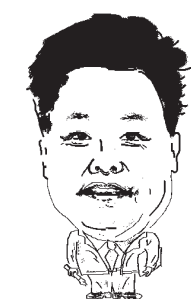
唐代大诗人杜甫说:“文章千古事,得失寸心知”。大意是说文章是传之千古的事业,而其中甘苦得失只有作者自己心里知道。写诗作文很费脑筋,苦思冥想,熬夜伤神,写出来不容易,诗文写多了,结集出版成书,还需要花钱,还不容易。见了熟人赠送一本,兄弟哥哥多提意见啊,哈哈一乐,联络了感情,宣传了自己,还有可能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别人的大脑里,让他人对写书者高看一眼,也算是实现双赢的好事。但是,怕就怕在赠书的时候碰到章部长这样不尊重知识、不爱惜书籍的“政治流氓”,把别人的劳动成果不当回事,随便乱扔,把精神食粮当成废品,弃之如敝屣,你说这书赠送的有多么尴尬?

从目录中看到,这书还真叫“作品选”:第一部分是诗歌,占的分量较重,有近百首;第二部分是散文随笔之类,有几十篇;第三部分属于政论性的文章,似乎是给领导写的讲话稿之类。我心里暗暗佩服:这小兄弟真是杂家,多面手。在现在这个社会里,能坐下来写几篇文章,已经很“不谦虚”了,况且他还会写诗、著书,有几分才气,不简单啊。更令人不可小看的是,为这本书写序言的是原籍在本地的两位曾经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,国家级作协会员,一位是在省城工作多年,心系家乡的后备,一位是以爱掖后人享誉文坛的老将。能请到这样重量级的大家来作序,为本作品选增色许多。

可是,这受赠者章部长是谁呢?哪一个级别的部长?是官居京城国家大部的部长,还是省市级的掌握实权的部长?是市县级的统战部、宣传部、组织部部长,还是乡里的武装部部长?真估摸不透。

在离开旧书摊返家的路上,我忽然想到朋友吴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:对牛弹琴不是牛的错。也许……还有也许……

【更多“郑剑出鞘”专栏文章见商丘网:www.sqrb.com.cn】



郑剑出鞘

诗意人生

古诗三首

◇王齐世

雨中登三陵台

陵台似仙境,雨中复登临。雾轻古柏秀,草盛曲径深。声高惊鸟梦,涛鸣奏祥音。又览梁王地,未解一片心。

题善儿层林夕照图

丛林深处一水天,笔底晚霞泛云烟。何时心田如墨染,融入江湖落照间。

榻上偶书

漫步桃林意悠然,古木新枝争斗艳。独羨芳亭沉寂寂,不向繁华向林泉。

当下

◇孟庆伦

看重当下,当下便迸发出一朵美丽的火花。当你站在生命的终点,回望时——征程上,必然是光彩夺目,一片云霞。

错过当下,当下便成为一个污点。当你站在生命的尽头,回顾时——来时路,必然是阴风凄凄,一片昏暗。

珍惜啊,在每一个当下,让生命的火花燃烧得更加璀璨;珍惜啊,在每一个当下,投入到生活的激流中去大展宏图。

君须记:每粒沙含着大千,一粟那便是永远……